

豐子愷傳

(一)

(本文插圖刊第9、10、43頁)

全家爲他歡樂

● 豐一吟、豐陳寶等著

生在運河畔石門灣

縱貫祖國南北的水流大動脈——運河，流經浙江省杭嘉湖平原，在桐鄉縣的南境拐了一個彎，由原來的西南向改爲南行，流往杭州。就在這個灣子的西岸，很早以來，就有一個小鎮，聚居着五百來戶人家。據傳說，這裏正是春秋時期吳越分疆之地，越國曾經在此築了一道石門，作爲與吳國交往的隘口。這故事距今雖然已經二千多年了，舊時的石門也不復存在，但這個地名却相沿襲用，直到今天，仍然叫做「石門灣」或「石門鎮」。

遠在鐵路還沒有修築的年代裏，運河曾經是溝通南北交通的要道；大大小小的船隻川流不息，千千萬萬的旅客絡繹不絕。運河兩岸因此建起了不少名城。石門灣雖不是大都名邑，但因爲受到大運河的哺育和啓迪，經濟、文化相比之下發展得也較早。這個沿運河的小小的集鎮，頗有幾家讀書人家。中國著名的藝術家豐子愷，就生長在這個小集鎮上的一家讀書人家的家裏。

豐氏祖上，自明末清初以來，世居石門灣。

豐同裕染坊就是他祖上開設的一家百年老店。據說，太平天國時，石門灣全鎮燒光。豐同裕是太平天國之後開張起來的。豐子愷的父親豐鎖曾經撰寫過一副描述石門灣一帶的對聯：「古曾爲吳越戰場，迄今蔓草荒烟，盡是英雄埋骨地；近復遭咸同發逆，記否昔年此日，正當兵火破家時。」那是光緒末年的事，所以稱洪秀全爲「發逆」。石門灣幾遭變亂，行市蕭條，染坊店又非人民生活所必需，能有多少生意？加之豐同裕染坊的規模本來就很小，管賬、染坊師傅、學徒，一共只五六人。在運河的西岸有一條彎彎曲曲的漢河，鎮上人稱之爲後河。豐同裕染坊就開設在後河的西岸旁。

豐子愷的祖父名叫豐小康，排行第八。早年病故。祖母沈氏，人稱豐八娘娘。生有一女一子，即豐子愷的姑母和父親。沈氏讀書識字，能讀懂《綴白裘》等劇本小說。她爲人豪放曠達，個性好強，又愛及時行樂。鎮上演戲時，她總到場，先叫別人搬了一只高椅子去，大家都認識這是豐八娘娘的椅子。她請了會吹彈的人，在家裏教子女學唱戲。鄰近的秀才沈四相公常在背後議論

她：「豐八老太婆發昏了，教兒子女兒學唱微調。」因爲那時唱戲是下等人的事。但是此話傳到她的耳朵裏，她也滿不在乎。

豐子愷的父親名叫豐鎖，字斛泉。并不經理染坊店裏的事，只是埋頭讀書，從二十六七歲起就參與鄉試。鄉試者，就是秀才考舉人。三年一次，在省城杭州舉行。他已經應了二次試，都沒有中舉。而他這位個性好強的母親却曾經對人說：「墳上立不旗杆，我是不去的。」按那時定例：中了舉人，祖墳上才可以立一對旗杆。這就是說，不僅活着的家屬親戚都體面，連已經死去的祖宗也光榮。豐八娘娘這樣說，就是一定要她的兒子在她生前考中舉人，這在豐鎖的思想上有着多麼沉重的負擔啊。

一八九八年的秋天，豐鎖按例又到杭州應試。中秋過後，消息沉沉，這次又沒考中，只得再在家裏飲酒讀書，繼續用功。那時候，他已經有了六個女兒，而第七個嬰兒，也已在妻子鍾雲芳的孕育之中，產期日近一日。在那清朝光緒年間，人們的思想裏，常把福份和男子聯繫在一起。所謂「不孝有三，無後爲大」。鍾氏連着生育了

(一) 豐子愷傳

六個女兒，在這麼一個好勝強硬的婆婆面前，威壓之大，可想而知。每逢鍾氏生產的日子，豐八娘常在樓下廚房裏等喜訊，直到接生婆報告她又是一位千金時，她便在廚房裏擰鍋蓋子，發脾氣。這對於樓上躺着的產婦，是多大的壓力啊！這一年重陽過後，又面臨着第七個孩子的降生，鍾氏的內心充滿着矛盾和希望。

十一月九日（夏曆九月二十六日）這個閤家亟盼的願望終於實現了。在日出卯時時分，豐家生下了第一個男孩——豐子愷。從豐同裕染坊店入內，便是「文魁第」的舊宅，名曰「惇德堂」。豐子愷就誕生在惇德堂的樓上。

這所百年老屋，是三間三進樓房，坐西朝東。第一進沿街，中央一間和北面一間是豐同裕染坊的店面，南面一間是豐鎖的堂弟豐雲濱的醫寓。第二第三進中央都是豐鎖家所住。北面是豐鎖的堂侄豐嘉林所住，南面即豐雲濱的住室。後門是一條僻靜的弄堂，叫做煤沙弄（後來豐子愷在隨筆中把它改稱「梅紗弄」）。

「一個男孩」，這一天大的喜訊從樓上傳下來，不僅使急切盼待的沈氏祖母樂開了懷，就是做父親的豐鎖那應該落落而鬱鬱不歡的情緒也被一下子沖得烟消雲散。上上下下個個喜氣洋洋。老祖母還命人擺起香案來敬神，豐鎖親自叩頭跪拜。老祖母還打算第二天一清早向鄰近的接待寺、西竺庵去燒香拜佛，祝禱小孫子長命百歲。總之，偌大一個家庭，一切事務霎時都以這剛下地的嬰兒為中心。

儘管豐子愷已經是他父母的第七個孩子，而

且家庭經濟並不寬裕，但由於是第一個男孩，兩代長輩的鍾愛是難以形容的。這孩子可以說是慈母的命根子，也是老祖母的寶玉，於是豐鎖給他取個乳名，喚作慈玉。

童年生活

孩子漸漸長大，臉兒圓圓胖胖的，唧唧啞啞，十分逗人喜愛。祖母鍾愛他，樂得笑口常開，跑佛寺燒香也就更勤了。父親疼愛他，特別是三次應試落第所帶來的憂慮，消散殆盡，似乎在這孩子身上得到了新的力量，攻讀也比平日更具信心。母親溺愛他，更不用說，姐姐們也都疼愛這個弟弟。染坊店裏上至管賬先生，下至學徒，沒有一個不喜歡他。他給全家帶來了歡樂的氣氛。

二三歲上，祖母常常帶他一起去燒香。有一天午後，他睡着了，祖母便獨自到西竺庵燒香去。可是他一醒來就找祖母。傍晚時分，祖母背着黃布袋回來，被他撞見了，他一定要祖母重新帶他去燒香。但那時候，寺廟的門已經關了。答應他第二天去，他怎麼也不依。最後，祖母只得再背上黃布袋，帶着他去敲開寺廟的大門，重新燒香拜佛。又有一次，祖母到崇德註①城裏親戚家作客，沒有帶他同去，他發覺後，吵着一定要去找祖母，染坊店裏一個伙計抱他走了十八里路，趕到崇德城裏。當他見到祖母時，祖母發現他穿着的並不是作客的衣服。這兩件小事一直流傳到今天，石門灣上了年紀的人在發表「人長大後懂事了，一切自然會改正」的論見時，常常以這兩件事作為佐證。實際上這只是一個誤解，因為他

們並沒有了解豐子愷的整個成長過程。那是與父親的教誨、學校師長的培育和朋友的影響分不開的。

每逢良辰佳節，沈氏祖母總不肯輕易放過，雖然豐同裕染坊經濟上並不寬裕，但仍然置辦着四時行樂的一應用具。例如新年裏用的鑼鼓、迎花燈用的彩傘，甚至胡琴、琵琶、三弦、簫笛，也都樣樣齊全。這給慈玉以無窮的興味，對他後來的愛好也不無影響。沈氏的豪興不僅於此，就是杭嘉湖一帶農村盛行的養蠶活動，每年也都要在家裏大規模地籌辦。幼年的豐子愷對這一切印象十分深刻，在他後來的文章和漫畫裏，多次表達了杭嘉湖地區農家生活的這一個重要的方面。

一年一度的清明，按風俗都要到祖墳上去祭掃，掃墓是悲哀的事，但到相隔好幾代的祖墳上去祭掃，非但沒有悲哀的情緒，反而可以借此遊春，倒成了一件樂事。豐鎖寫過八首《掃墓竹枝詞》，前面的三首是這樣的：

別却春風又一年，梨花似雪柳如烟。
家人預理上墳事，五日前頭折紙錢。
風柔日麗豔陽天，老幼人人笑口開。
三歲玉兒嬌小甚，也教抱上畫船來。
雙雙畫槳蕩輕波，一路春風笑語和。
望見墳前堤岸上，松陰更比去年多。

從這些詩作中可以看到豐鎖在得子之後的喜悅。在「松陰更比去年多」一句裏，隱約流露出他對下一次應試的希望和對玉兒的喜愛的雙重心情。

老父終於考上舉人

一九〇二年秋天，三十七歲的豐鏞再次赴省城杭州，參與鄉試。臨行，他的母親沈氏叮囑他：到了杭州，勿再埋頭用功；先去玩玩西湖，胸襟開朗，文章自然生色。但是豐鏞哪有興趣玩西湖呢？這位好強的母親已經臥病在床，正等候着在她的墳上樹旗杆。豐鏞的心頭無疑壓着一副沉重的担子。

這次考畢回家，也如同往常一樣茶飯無心。只有膝下嬌兒，給他帶來生活的樂趣。中秋過後，快到發榜的時候，豐鏞天天早眠晏起，悶悶不樂。這一天，他正在蒙被而臥，忽然一片人聲嘈雜，報事船已經轉進後河，鑼聲敲到豐鏞家裏來了，而且高聲喊着：「豐鏞接誥封！豐鏞接誥封！」一大羣人跟着進來。豐鏞猛然披衣而起，母親沈氏也扶病起床來迎。

於是在廳上朝北設張桌子，擺起香案，新老爺穿戴了紅纓帽子外套，三跪九叩拜北闕，然後沈氏從頭上拔下一支金挖耳來挑開誥封。這金挖耳就歸報事人所得。報事人取出金花，插在豐鏞頭上，又插在沈氏、鍾氏婆媳頭上。排開了擠得水泄不通的人山人海，兩個報事人來到染坊店樓上用大紅紙寫報單：「捷報貴府老爺豐鏞高中補行庚子辛丑恩正並科第八十七名舉人」。惇德堂掛四張，至親家每家送兩張。報事人走後，接着便開賀。房子太狹窄，把灶頭拆掉，全部粉刷，張燈結彩。開賀三天，沈氏天天扶病下樓，精神似乎好多了。豐子愷當時年方五歲，坐在染坊店

學徒祁官的肩上，擠在人羣裏看他父親拜北闕，看見賀客盈門，雖然莫名其妙，却覺得從未有過這樣的熱鬧和新奇，這印象一直保留到晚年，依稀尚能回憶。

豐鏞中舉後，沈氏祖母沒有能夠過上多少好日子，就在這一年，病勢日漸沉重起來。豐鏞連忙派人到她壽穴上去立旗杆。沈氏病危彌留之際還問豐鏞：「墳上旗杆立好了嗎？」豐鏞恭敬地回答：「立好了。」沈氏含笑而逝。舉人老爺喪母，當然是少不了排場的。開弔、出殯之隆重，不亞於豐鏞中舉時的開賀儀式。慈玉跟隨豐鏞向他祖母的遺體告別時，見到他父親拿着一疊紙在祖母緊閉的眼前搖晃着，含淚說道：「媽，我還沒有來得及把文章給你看過呢。」其聲嗚咽，聞者淚下。原來這就是他考中舉人的文章稿子。那時，考試已不用八股文而考策論，題目是《漢宣帝信賞必罰、綜合名實論》和《唐太宗盟突厥於便橋，宋真宗盟契丹於澶州論》。

本來，中了舉人之後，再到北京會試，便可中進士，做官。但豐鏞遭逢母喪，丁憂在家，不得參加會試，也沒有官做，只得設塾授徒，坐冷板凳。而補行的庚子辛丑恩正並科，是清朝科舉的最後一科。此後科舉即廢。自己的前途終止了，便寄希望於兒子。慈玉六歲上，父親便把他收在座下，起初教他誦讀《三字經》，後來又教《千家詩》。

在讀書人看來，孩子上學是件大事。自然得改用正式的名字，慈玉是乳名，正式的名字叫豐潤。按照豐家的譜系，豐鏞是金字輩，五行相生

，金生水。慈玉應是水字輩。豐鏞深信慈玉的出世和自己的中舉都是祖上恩澤。潤就是澤的意思。這便是豐潤名字的由來。

在塾中，豐鏞所得的束脩是很微薄的。染坊店生意又清淡。四鄉農民雖有自織土布送來染色的，但大多要到過年算帳，平日進益，極為有限，生活很清苦。日常晚餐，總是一碗多菜，一只皮蛋。這只皮蛋要切做三份，兒女們分食二份，父親自己只留一份下酒。中秋過後，正是菊花黃、蟹螯肥的季節，則每晚用一只蟹作爲酒菜，或者從隔壁王家豆腐店買一碗開鍋熱豆腐乾來。一只老貓總是端坐在他酒壺邊，分享着他的豆腐乾。這對於後來豐子愷的愛貓、寫貓、畫貓，顯然是有很大的影響的。逢到中秋節時，便舉行家宴，只有這時每人才能分得一只蟹。平時孩子們是沒有蟹吃的。而嬌嬌玉兒在衆多的姐弟中，常常受到父親的意外照顧，有時能得到一只蟹腳。吃蟹，豐子愷從童年就喜歡，漸漸成了習慣，後來曾經一度吃素，開葷後對別的葷菜仍然興趣不大，唯獨喜歡吃蟹。十年浩劫中豐子愷遭到「四人幫」迫害，吃蟹更爲積極，謂欲盡食此橫行的東西。這是後話。且說豐鏞中舉後不得伸展，蝸居在這窮鄉僻壤的蓬門敗屋之中，無以自慰，唯有飲酒取樂，或利用年節行事，以資消遣。但即使這樣并不富裕而快樂逍遙的生活，也沒有能過得上幾年。豐子愷九歲上，父親因患肺病而告別人世，終年四十二歲。從此，遺下數十畝薄田和豐同裕百年老店而外，便是鍾氏母親和一大羣子女。繼慈玉之後，鍾氏又曾生了一女二子。女兒名

雪因（即雪雪），因鍾氏生下她後即患大病，故雪因自幼許給離石門灣五六里路的南深濱忠厚的種田人蔣茂春，從小就歸婆家撫養。雪因的大弟名豐浚，號景伊，小名慧珠，聰明過人。十八歲時杭州中學畢業，全省會考第一名，不幸在當年死於肺病。最小的兒子蘭弟也在五歲上夭逝。孤兒寡婦，生計無着，世態炎涼，日子不能和豐鎖在世時相比了。好在鍾氏十分能幹，治家有方，担起了這個大戶人家的裏裏外外一切責任。她長年端坐在惇德堂正廳西南角的八仙椅子上。家裏的幫工常來坐在裏面的凳子上，同她談家事；店伙們常來坐在外面的椅子上，同她談店事；豐家的親朋戚屬、近鄰街坊，常來坐在對面的椅子上，同她聊天或交涉，她都一一應對如流。豐鎖故世不久，她把豐潤送到另一家私塾裏去，用嚴肅的目光誠告潤兒以待人接物、求學立身的大道，用慈愛的笑容關懷着潤兒兄弟的生活。她肩負起嚴父和慈母的雙重職責，訓誨、撫育兒輩成人，勸勉潤兒刻苦攻讀，期望他將來重振家聲。

一九一〇年，科舉廢後已經多年了，石門灣私塾也改成洋學堂，用西竺庵裏面的祖師殿作為校舍。這所學校最早的名稱是「溪西兩等小學堂」（因西竺庵門前的小河語溪而得名）。豐潤是第一屆學生。第一屆學生一共七人，豐潤的成績屢列第一。

新辦學堂裏課程設置也與私塾不同。學校裏置辦了一架風琴，音樂老師名叫金可鑄。他彈着一架三組風琴，教學生唱歌。這是豐潤最初正式學習唱歌，感覺特別新鮮。所唱的大都是沈心工

編的《學校唱歌集》裏的歌曲，但也唱李叔同作歌詞的《祖國歌》。這是豐子愷第一次接觸李叔同的作品，當然還沒有認識李叔同本人。那時正是外患日逼、喪權辱國的時候。豐潤與同學們一起在金老師的帶領下，舉着龍旗，吹喇叭，敲銅鼓，挺起喉嚨唱《祖國歌》以及「男兒第一志氣高，年紀不妨小……」等歌曲，并作勸用國貨的宣傳。沈心工編的歌曲，都是採用外國的曲調。這是豐子愷對西洋音樂最早的接觸。而在學齡前家裏的新年鑼鼓和絲弦簫笛，以及七八歲起常常聽柴主人註②姚阿慶拉胡琴，那應該說是豐子愷愛好音樂的萌芽。

剪掉辮子寡母傷心

一九一一年十月，即宣統三年九月初上，革命軍進城的消息一天比一天多，一天比一天真實。終於把皇帝趕跑了，而且提倡剪辮子。然而在這窮鄉僻壤的小市鎮，對於剪辮子的輿論壓力很大，好像剪辮子總是與為人不長連在一起的。鍾氏認為自己的兒子是舉人老爺的後代，怎麼能把辮子剪掉！到了次年，豐子愷十五歲擅自剪掉了辮子，鍾氏為此還痛哭了一場，令兒子在他父親的遺像前下跪。

民國初年，地方上辦自治會，盛行選舉。從未與民主政治接觸、做慣了皇帝順民的老百姓，對於選舉是怎麼一回事，一無所知。人們把選舉比作考鄉試，說是升官發財都可從這裏開花。小市鎮的選民多是從四鄉來的不識字的農民，被選舉人的名字難寫是會妨礙選舉獲勝的。於是不少

人把難寫的名字改成同音的簡筆字。這股風也吹進了溪西小學，一位老師便把豐潤改名豐仁。就這樣，豐子愷莫名其妙地頂戴了這名字，一直沿用到二十歲。

不久，溪西兩等小學堂改組，將原有高等部分的學生歸入新設立的崇德縣立第三高等小學校。校址仍在西竺庵。次年，崇德縣舉行會考，各小學的高年級生都參加了應考。據說會考時高班的國文試題是《五金之中，何者為貴論》。豐仁以賤金貴鐵的中心思想發揮了一番。在這次應試中，由於成績優異，豐仁受到崇德縣督學徐芮蕪的重視，他親自調閱了豐仁的文章，見他立言不凡，語句典雅。經了解是石門鎮已故舉人豐鎖的兒子，知道他有很深的家學淵源。徐芮蕪為此專程到石門的第三小學視察，他借此查閱了豐仁平時的課業，也看到了這位見人還很腼腆的、相貌清秀的少年。徐芮蕪深愛他的才華，便央人到豐家說媒，願以長女力民（壽珠）許與少年豐仁，兩家聯姻。

自從豐鎖故世之後，豐同裕在石門灣的地位已不如前了。鍾氏母子，孤兒寡婦，難免見欺於人。而徐芮蕪為崇德世家，名門望族。鍾氏覺得自家力薄，門第不當，深恐日後多枝節，便婉言謝却。但不久徐芮蕪再次央媒說親，鍾氏也終於為徐家的誠意所動。就這樣，十六歲的豐仁與十八歲的徐力民定下了親事。

一九一四年初，豐仁畢業於第三小學，成績為衆人之冠。因當時各校已改制為秋季始業，豐仁在母校又補習了半年，然後計議升學之事。母

親鍾氏多方與人商量，有人說到杭州去讀中學。小學是秀才，中學就是舉人了。店裏的管賬先生說，應該去讀商校。但學校裏的老師主張讓他去考師範。鍾氏拿不定主意，同時爲了穩妥起見，便博採衆議，讓豐仁同時報考了三所學校：第一中學、甲種商業學校和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結果，被錄取商校成績是第一名，中學是第八名，師範是第三名。鍾氏與老師商量，終於決定讓兒子去進師範。

在一九一四年間，豐仁寫過四篇短文：《獵人（戒貪心務寡欲）》、《懷挾（戒詐僞務正直）》、《藤與桂（戒依賴務自主）》、《捕雀（戒移禍務愛羣）》，都是用文言寫的寓言，曾發表在一九一四年《少年雜誌》第四卷第二期上，署名豐仁。這是豐子愷最早發表的一組文章。

稚心理下藝術種子

早在豐鎖座下誦讀《千家詩》的玉兒時代，豐子愷就已經顯露了他那美術天才的萌芽。原來《千家詩》每頁的上端都有一幅木板畫，第一幅便是大舜耕田圖註③。畫着一個人和一隻大象。這立刻吸引了豐潤的興趣，覺得其意味遠比下面的文字「雲淡風輕近午天」要美得多。於是他向染坊師傅討了些顏料，溶化在小盘子裏，用筆蘸了爲書上的單色畫着色，塗成一隻紅象，一個藍人，一片紫地。但那時的書用的是很薄的國產紙，顏料塗上去後，一直滲透下面好幾層，都有紅、藍、紫的三大片。到了第二天，豐鎖給兒子講授《千家詩》時，發現了這大片大片的顏色，大發

脾氣。因爲這不是他所期望兒子上進的方向。除了訓斥而外，幾乎要打手心；玉兒從沒有受過父親的責罰，就放聲大哭。終於鬧到他的大姐、母親都趕來了，才勸住了父親，沒有挨打。他傷心地哭了一陣，把顏料盘子藏在樓梯底下父親不容易找到的地方。到了晚上，父親不在的時候，又取出來塗顏色。這一回他再也不敢把顏料塗到書上去了，只是用薄紙先把那單色畫印抽下來，再在薄紙上着顏色。這些畫的最初鑒賞者，是家裏的女僕人紅英。後來，慢慢地也把觀賞者擴大到他母親和大姐、二姐……他們都說畫得不錯。可是他始終沒敢把最初的「作品」獻給父親看，恐怕父親看了要發火。所以直到豐鎖逝世，他始終不知道兒子在畫圖畫，更沒想到他的兒子將來所走的道路正就是被他第一次訓斥的作畫道路。

豐潤對畫圖發生了濃厚的興趣，就處處在這方面注意起來。有一次，他在父親晒書的時候，看到一本全是圖畫的書——芥子園人物畫譜。翻了一下，裏面全是各種各樣的人物。他高興極了，便偷偷地取出這本書，藏在自己的抽屜裏。晚上，又拿到樓梯下的半桌上去給女僕紅英看。但這一回，他自己不想在書上着色了，便從習字本上撕下一頁紙來，印着柳宗元的像描畫。但是終究沒有經驗，筆上的墨水蘸得太飽，習字簿的紙又太薄，等到像描成了，柳宗元像的原畫却滲透了墨水，弄得很髒。這件事雖然再也沒有讓父親知道，却受到了大姐的責罵。上述種種機緣和活動，使少年豐子愷開始與繪畫接觸，在他的幼小的心靈裏埋下了美術的種子。

游釣幼伴助他茁長

後來，豐潤進了另一家私塾，塾師于雲芝授他《論語》、《孟子》。但是在課餘，他仍然喜愛美術，心底裏埋藏着的美術的種子在滋長。據他自己回憶說，最有力地抽發他美術研究心的萌芽的，要算是玩具和花燈。那時候，洋人雖然已經打破大清帝國的閉關自守，但是東印度公司傾銷的主要貨物却是鴉片，而不是玩具。在農村和小集鎮，洋娃娃還沒有光臨，江北船上的泥貓、大阿福註④仍然是兒童的主要玩具。豐潤一度十分熱衷於泥人的製作。向江北船上買幾個紅砂泥燒料的陰文模型，和一块黃泥，就可以自由地印塑。這種模型只要二文錢一個，有大腹便便的彌勒佛像，有救苦救難的觀世音像，也有農村常見的關帝菩薩、文昌菩薩，還有小孩最喜歡的孫悟空、豬八戒，以及故事中經常說起的蚌壳精、白蛇精等等，也還有小猫、小狗、小馬等各種動物，寶塔、牌坊等等建築。他煞費苦心地籌款，分幾次購買，終於把江北船上的模型全買齊了。便熱心地從事塑造。但塑像全都是黃泥的，不免感到顏色單調。於是又用鉛粉、膠水調入染坊店裏的各種顏料，施以種種色彩，現成的模型印完了，又自己動手製造模型。先是用粘土，但是不久粘土開裂，失敗了。後來又用洋蠟燭做模子，直到荒廢了《孟子》的熟讀而受到私塾老師的警告和母親的責備，才不得不放棄這與味無窮的美術創作。但這深刻的印象一直保留到二十多年後，在《視覺的糧食》（一九三五年作）一文中作了

詳細的闡述，并認為「那種塑印的紅沙泥模型，在一切玩具中實最富有造型美術的意義，又最富有變化」，着實應該提倡。

講到豐子愷幼年時的美術創意，不能不提一提他兒時的兩個游釣伴侶。一個是隔壁豆腐店裏的小老板，叫王復生，人們都叫他王囡囡。王囡囡比慈因大兩歲，常常帶他一起去郊外釣魚、爬樹、打擂台、放紙鳶，以種種遊樂啟發了小畫家的智慧，擴大了他的眼界。還有一個叫做樂生的染坊店學徒，比王囡囡更年長，慈因稱他為五哥哥。這人胆量很大，頑皮之極，常常想出一些令人吃驚或遭人非難的花樣來，有時憑他的智力和技術，「發明」種種富有趣味的玩意兒，使得慈玉為之神往。例如用新蠶豆壳做「蠶豆水龍」，摘取豌豆嫩梗做成「豆梗笛」，用洋蠟燭油作種種澆造和塑造，在芋艿或蕃薯上鐫刻種種像木版畫似的印版……諸如此類的創造發明，對未來的畫家的美術創意產生了良好的影響。豐子愷左額上直到老年還保留着一個傷疤，便是兒時為追逐五哥哥手裏的米粉菩薩而在門邊跌跌受傷的。但這些遊釣伴侶一脫離童年時代便不由得疏遠了。抗戰前一二年，有一次豐子愷回到故鄉時，本來叫他「慈弟」的王囡囡，這時見了他，改口叫「子愷先生」了，情況真同魯迅小說裏的閩土一樣。

塾師要他畫孔子像

熱愛美術的豐潤十二歲的時候，就已經把芥子園人物畫譜統統印全了。他印描人物畫譜，用

的全是雪白的連史紙，而且印描下來的畫面都上了色。顏料的來源當然還是染坊店裏的本產貨。但那時他已經能用原色顏料配出各種間色來，使得畫面更加鮮艷。塾中學友看了都很羨慕，甚至認為比原畫更美。很多同學向他討畫，有的拿去貼在灶頭上，作為灶君菩薩；或者貼在床前，當作新年裏的「花紙兒」（即年畫）。日子久了，習以為常。每天下午，塾師出門上茶館休憩時同學都圍住豐潤，弄起畫來。他依次一一為別人作畫，而同學則酬謝他以各種自製的玩具。但有一次，兩個同學為了交換一張畫而相打起來，終於被塾師知道了。在塾師的追問下，查明了吵架的原因是為了豐潤的畫。塾師便厲聲地喊：「豐潤，過來！」豐潤料定是要吃戒尺了，低着頭不睬。終於塾師走到他的桌旁，問道：「這畫是不是你畫的？」豐潤胆怯地回答一個「是」字，嚇得魂不附體。但意外地塾師沒有打他，而是搜查了他的抽屜，查出畫譜，顏料以及印好而未着色的畫來。豐潤以為這下子完了，一定會遭到沒收全部「違禁品」，還要蒙受體罰。可是結果不然，塾師把他的畫譜拿了去，坐在自己的椅子上，一頁一頁地欣賞起來，直到全冊看完。放學的時候到了，豐潤夾了書包小心翼翼地走到塾師面前去鞠躬，塾師對他說：「這書明天給你。」語調不再

是嚴厲的了。
次日早晨豐潤上學，塾師翻出畫譜中的孔子像，問他：「你能看了這樣子，畫一張放大着色的嗎？」豐潤沒有料到塾師也會要起他的畫來，受寵若驚，支吾地回答：「能。」其實，他歷來

只是印描，從未放大。這個「能」字是塾師的威嚴嚇出來的。同窗學友見到塾師也要他作畫，不勝驚奇和羨慕，而豐潤却滿腹憂愁，好像肚子裏吞進了一塊大石頭。

回家後，他在大姐（他稱她為瘋哥）的幫助下，用方格子放大的辦法，終於按比例描繪出孔子像的輪廓。又在大姐的指導下，用了染坊店多量的顏料，調在大盆子裏上色，完成了一幅鮮明華麗的孔子像。染坊師傅和店裏的伙計看了，都道出色。店裏的管賬先生本是個肖像畫師，連他也稱贊畫得「着實可以！」家裏的老媽子尤其贊不絕口，而且說定了將來一定要他給老媽子畫容像。孔子像終於掛在私塾的堂前了，以後每天上學，學生們都要向孔子像鞠躬。豐潤的小畫家的名聲也就在全鎮傳開了。

起步走上藝術道路

在石門灣這地方，例行着一種名叫「迎花燈」的盛會。

大約隔十多年舉行一次，時間總是在春耕結束而蠶子未出的農家小閑時節。全鎮上的人一致努力興奮地製作各種花燈。豐潤十二三歲時，恰巧躬逢其盛，遇到一次迎花燈。豐家舊有兩頂彩傘，是豐鎮青年時代和他姐姐合作的，製作得非常精美。彩傘作六面形，每面用三張黑紙加綠色綾條粘接而成，黑紙上用針孔刺着美術的造像。傘裏面點燈，刺孔部分映出燈光來，便形成各種各樣裝飾圖案，還有筆筆剪空的書法，造成一幅幅美麗的畫面，在燈光下歷歷可辨。這樣的花燈

彩傘，給豐潤以強烈的印象。在全鎮迎花燈的時節，公推豐同裕的彩傘最為精緻而高雅。傘上的字是豐鏞的手書，畫是豐鏞的姐姐的手筆。針刺工作也全由他們親自担任，疏密適宜，明暗調和，雅而不俗。豐潤從欣賞漸漸轉入了創作的要求，在大姐的協助下，也動手製作。由於工作量過於浩繁，新傘沒有製成而迎花燈之會已經結束。

不過這一番嘗試引起了他對美術製作的濃厚興味。他在二十多年後談自己的學畫經過時，追憶了這段經歷之後，明確地道出：「我的學畫學畫的動機，即肇始於此。我的美術研究的興味，因了這次燈會期間的彩傘的試製而更加濃厚了。」

「註⑤如果說私塾裏印描芥子園人物畫譜是孩子的兒戲，是朦朧的，那麼，彩傘的欣賞和製作乃是藝術心的萌芽，是自覺地走上了美術道路的第一步。」

豐一吟、潘文彥、胡治均著
豐陳寶、豐宛音、豐元草

註①崇德即現在的崇福鎮，以前有崇德縣建制，石門鎮當時屬崇德縣，今屬桐鄉縣。

②柴主人即農民賣柴的中介人。

③這一段內容根據豐子愷本人所作《學畫回憶》（一九三四）一文寫成。這篇傳記在雜誌上

發表時，曾有讀者指出：大舜耕田圖屬「二十四孝」，《千家詩》第一頁的內容與「二十四孝」毫不相關，不可能以此作為插圖。但後來又有讀者認為：當時的畫不一定圖文一致，為了讓學生多學得一些知識，也有可能。《千家詩》上配以「二十四孝」圖。這兩說都有一定的道理，究竟孰是孰非，有待查考。我們暫且仍維持原來的寫法。

④大阿福，是一種彩色泥人。

⑤見豐子愷《視覺的糧食》（一九三五）一文。

（未完待續）

聖文張大千外傳 隆重出版

戚宜君 著

定價新臺幣一六〇元

本書為戚宜君精心傑作，要目有：詩人畫家饒客名士、仿石高手聳動藝林、御妻有術教子有方、敦煌面壁靜修苦行、石窟寶藏震驚寰宇、龍游大海時窮節現、環華菴中且安筆硯、異國情懷旅邸留香、回國定居落葉歸根、摩耶精舍安度餘年、大千小事論炙人口、繪畫藝事千鍾百鍊、畫傑人豪埋骨梅丘等，內容精彩，百讀不厭，三十三開本，三百二十餘頁，另有珍貴圖照多幅，現已出書，定價臺幣一六〇元，中外雜誌讀者八折優待祇收一二五元，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

聖文民國人物新傳

費雲文 著

定價新臺幣叁佰元

本書係費雲文先生繼戴笠新傳之後又一精心傑作，要目有：吳佩孚新傳、陳獨秀新傳、汪精衛的悲劇、革命奇人張靜江、關麟徵的傳奇、國士典型陳布雷、陳大慶明達謙謹、當代名將邱清泉、模範軍人胡宗南、湯恩伯的一生、細說張國燾等篇，內容精采，篇篇可讀。二十五開本，老五宋字，全書共伍百餘頁，定價新臺幣叁佰元，中外雜誌讀者八折優待，祇收二百四十元。請將書款交郵政劃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立即寄書。